

藍境中的生命儀式

張妮娜

卸下面具的面具

傳作新的畫，故事性很濃。鋪陳的故事總帶著淒冽的氣氛。尤其是畫中人物的臉孔，像一張張卸下人生舞台喜怒哀樂多樣化的面具，卻僵滯在單一張吐露生命苦厄的面具裏，演繹出一連串暗鬱的生命儀式劇……離別，成長，牲祭，老年，死亡。然而，這些儀式在這一系列作品裏，浸澤在藍色的廣邈中，似乎在陳述表相苦情背後生命本質的幽渺莊嚴。

生命儀式劇

離別

《情殤》裏著紅衣的女子，提著白手提包，臉上掛著憂戚堅決的表情。是個無可挽回的家變故事？藍色背景裏完好的家屋，映著滿月和燦爛星斗，恰似在反諷淒愁離景。離別雖人生常態，卻難免情殤無奈。屋外披著紅座騎的空搖馬，表盡消逝的過往與未來的無著。畫裏突兀的紅，像悲劇裏燃點的生命激情，是衝突、受難，亦是希望。

《消失的童年》接續《情殤》的一幕。背景仍是在大片藍色天地裏的家屋和空搖馬，牽著布偶的男孩，茫然佇立在庇護家園的紅圍欄外。男孩衣服上印著愛的紅心，像是童年殘存的珍寶。圓月依舊，只是逝去的時光不再，如天幕飛馳過的雲朵。

成長

一系列以孩童為主體的作品，捕捉生命初階的成長經驗。

《父與子》《星空下》《兩個新希望》和《天堂》裏的父親，以身體承擔呵護著幼小的生命。背景裏流動的豐富色彩，雲天、星星，和氣球抒發兩代之間生命的流動與寄望。

《童年》裏一對攜手砥足的兄妹，小巨人般屹立在荒涼不毛的土地上。背景拼貼出他們成長環境的全貌。他們將迎向怎樣的未來？蕭瑟中，他們的手足情誼顯得格外動人。

《騎單車的兄弟》捕捉一對頑童在單車上得意忘形的霎那。兩人呈交叉十字的穩健身形與單薄的鐵馬形成突梯的幽默效果。兩兄弟狂肆不羈的野性，在暗色凝重的大地，與悠緲的雲天之間得到平衡。

《回家途中》裏三個駝著書包，拎著手提袋，穿著齊整的小學童，像迫不及待要掙開僵繩的馬，脫下「文明」加在牠們身上的束縛。他們原屬於大地，與背景藍天裏奔馳的雲朵同類。

《窗外的自由》也捕捉成長的奔放。兩個少女攜手赤足奔跑，自由若風。她們發育中的身體仍裹在制服裏，肩上跨著書包。手中的小白花與背景裏白色的燈塔昭示她們的純潔。

《成長的希望》裏重現持護純潔的主題。迴旋詭異的天際，懸著幾隻被網住的鳥。身穿紅花衣的孩子，胸前環抱一隻白鳥，眼神裏透露出驚恐與茫然。一眉彎月懸在他的帽簷上，是引導他的微光。地平線下方的現實世界，依稀可辨識的屋宇，夾在鬼魅般發著幽紅的樹幹間。這樣危機四伏的處境裏，我們耳中幾乎可以聽見那熟悉的喊聲：「救救孩子吧！」

牲祭

在一系列社會寫真作品中，純潔以白衣小女孩的寓言體形式一再出現，卻淪為邪淫貪慾的牲祭。《失落的薔薇》中的莽漢向女孩伸出手爪；《夜劫》中的色徒持刀威脅女孩，女孩手中垂著凋謝的小紅花；《貪婪的世界》裏，杵著煙的女人，推著小女孩的頭，她腳下的紅鞋恰似虎姑婆包藏不住的利爪，她的身後正是一個大野狼虎姑婆的剪影，黃色的彎月也加入共犯的行列，背景裏的紅綠燈亮出警示。《面具人生》裏的惡徒，臉上掛著血紅的面具，威而剛粗長的鼻子從面具中央聳起，腳下踐踏一塊象徵純潔的白布。

純潔與邪惡對峙的古典主題，在傳作新這一系列的畫裏，失去了邪不勝正的古典確據。在卡夫卡式夢魘般的存在裏，邪惡勢力包圍下的純潔，顯得極為脆弱，無所遁逃。畫家感應身處的病態社會，逼我們直視不斷搬演的暗黑劇，以畫作揭發邪惡醜陋的真相。

惡如病毒，侵蝕扭曲原本華實的生命形貌。四小幅惡人臉譜，撕去種種偽裝，有如地獄裂開的縫隙，由此我們窺見人性裏毫無遮攔貪嗔邪淫的驚怖景象。